

中等學校用 第三冊

白話文範參攷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802.03  
904/23

107

#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三冊目錄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紀行

游日本雜感

訪日本新村記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團體生活

王陽明傳習錄

一 答周道通書

二 答聶文蔚書

曾國藩家書

一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二 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 八  
二 九  
三 一八  
四 〇  
五 一  
六 一  
七 一  
八 一  
九 一  
〇 一  
一 一  
二 一  
三 一  
四 一  
五 一  
六 一

- 三 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四九
- 四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五〇
- 板橋家書……………五二
- 一 自敘……………五二
- 二 濰縣寄弟墨第四書……………五二
- 三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書……………五三
- 四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五四
-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五四
- 在中國科學社演說詞……………五七
- 象山語錄……………六一
- 一 傅子雲……………六一
- 二 周清叟……………六二

三	包揚	六三
三	問題 托爾斯泰原著	六四
今	今	六四
競	爭	六五
文	明小史楔子	六五
大	明湖	六七
道	情一首	六七

#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二冊

##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紀行

亞洛二州

Alsace-Lorraine

德國西南部之州，界於法國。本屬日耳曼；西元一六

四八年，威斯特法里亞條約，改屬法國；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結果，又歸於德；此次歐戰告終，德人失敗，復又歸於法。

維爾賽

Versailles

地名，亦作威爾塞列斯。法國之都會，在巴黎西南十一哩。路

易十四費資四萬萬圓，建離宮於此，至今猶存。西元一七八三年，英美締平和條約於其地。普法之戰，爲普軍所占，普王威廉於此舉行即德意志皇帝位禮。此次歐戰終止，各國又開和平會議於此。

三十年戰爭

The Thirty Years' War 日耳曼新舊兩教之戰也。始於西元一六

一八年，終於一六四八年，凡三十年，故名。

802.0335

904/3



3 1646 1017 6

普法戰爭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因隙開戰，普軍圍法軍於師丹，降之，進陷巴黎，訂和約於維爾賽。一八七一年九月，換正式條約，法國割亞爾薩斯洛林二州，償金五十億法郎於普，戰事始罷。

嬰城 閉城而守也。

來因 Rhine 河名。歐洲大河，長八一〇哩。其地多歷史上之事蹟。

同化政策 人類種族各別，使其同棲息於一地，久而俗尚相同者，謂之同化政策。  
攜貳 謂離心也。左傳「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毛奇 Count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德國大將。當普奧普法兩戰役，其作戰計畫及臨陣指揮，皆卓絕一時，遂奏偉功。（一八〇〇—一八九二）

讖語 預言也。

切膚 猶切身也。

按圖索驥 喻拘泥無機變也。伯樂子執父所著之相馬經求馬，而得悍馬，不可馭。

伯樂曰：「此所謂按圖索駿也。見《藝林伐山》。通作按圖索驥。」

寄人籬下 言依頓他人也。張融文：「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蛾特式 譯音舊式也。

司脫拉斯堡女神，任公當時有一詩記其事，今錄如左：

### 司脫拉斯堡女神歌

憶共衆靈戲玉京，餐霞浴曦能駐齡。罡風一夜吹夢墮，隻影淪謫隨客星。銀漢半枯碧槎斷，雌鳳雄龍不相管。高鬟撒珥任雲慵，綉襦委篋隨塵瀧。（亞爾莎士婦女服飾，喜戴角巾，高盈尺，其裙皆刺繡。）塵瀧雲慵秋復春，舊時鴛侶愁知聞。玉璫減淚迴環寄，青鳥無憑空斷魂。叩閨問天天不語，詔我靈風與夢雨。烏紗籠臂篆沈憂，綠玉垂胸結延佇。（普法戰役，曾從軍者立有一會，其會徽之綬章，黑綠相間，黑示持喪，綠表希望。巴黎人亦常將此章懸神像胸際。）多

情今夕是何年，雲捲長空月自圓。相將駕鶴好歸去，瑤池廣樂正喧闐。卻看王母頭如雪，相思待與從頭說。點檢零脂未忍施，中有嚙鵲萬絲血。

嘵嘵叨叨 一人多言曰嘵叨。通俗編『說文』嘵，呶，謹也。按俚俗有云嘵叨，卽此。

元曲云：『絮絮叨叨』是也。』

台灣 島名。在福建省之東。其地本屬我國；光緒甲午，中日戰後，割讓於日本。時西元一八九五年也。

衝動 心理學語。謂心之活動，有所求所避，而漠然初無目的者也。又如欲取一物，或爲一事之時，而有若迫若壓之感，亦爲衝動。

情操 心理學語。最複雜之感情，而其發作由於精神之作用者，卽尊重真理及愛美之感情也。

此篇描寫兩州人民愛國情形，可與第二冊最後一課參觀。又蔣百里君——任公同遊者——所著巡視歐洲西戰場記中，亦有關於兩州都會之敘述，今節錄如左，以

供參考。

梅滋

第三日，早八時起。是日適爲日曜日，驅車出郊外，渡馬瑟之橋，四圍山色，以閑靜之態度迎人；而是山者，則當日之血戰地也。（千八百七十年）歸至旅館，其對面巍然高聳者，停車場也；以方石疊砌成，別有凝重之致。右轉見一紀念碑之礎，其上原爲菲烈德帝像（威廉二世之父）今仆矣。繞市至公園，有威廉一世銅像遺址，爲市民所仆，今易以一法國兵卒像；凡法人皆可自認此爲己之銅像也。此爲造像之大進步，吾知此後必有繼興者矣。新會有記曰：

『至梅滋時見中央公園五十年來巍立之威廉一世銅像仆矣，今易以法人，諸君試一猜度此法人爲誰……波亞加里耶？克里曼索耶？否？岳福耶？福熙耶？否？其人戴平圓之鐵帽，穿呢服，背負包裹，胸懸一小鐵章，手執槍，而足踏德軍之胄，吾一望而知爲法國軍隊中之一小兵卒，惟其名則無聞。

焉，吾惟脫帽致敬，直呼以佛蘭西先生而已。吾覺此銅像，實爲平民精神結晶體之象徵，流連其下，不能去。」

午後訪古戰場，至聖柏里佛（St. Privat）當千八百七十年八月十八日，一戰而定普法之運命者也。是日之晚五時，毛奇自戰場歸，謂其屬曰：『適此戰而敗也，吾人此時之感想爲何如？』嗚呼！孰知五十年而此言乃遙應也！戰鬪最激烈處，德軍之死於是地者，咸立墓碑爲紀念。其文曰：『某戰死於此。』『某營某隊戰於此。』故雖今日，而當日之戰線情形，猶能歷歷在目也。村落之最高處，有一紀功碑，上立一獅，普近衛軍苦鬪地也，上有近衛將校名。余至之前夜，村民仆之，未移置，得其獅身之片鐵而歸，蓋不可多得之紀念品也。村之東，有高邱，亦一紀功碑，上有一女神，執劍西望，亦仆矣。其石礎有字剝落而下者，亦得其一。高邱之下一平原，木屋相間，則此次之飛機庫也。

銅獅之下，羣小兒嬉戲爲樂。余以德語詢之曰：『汝爲德人乎？爲法人乎？』則應

曰：『否否，余洛蘭人也。』又有一青年曾服戰役，復詢之，則應曰：『吾惟無軍隊之國家，乃願屬之耳。』

### 斯托拉堡

第四日，早六時自梅滋行，九時至。午後出遊，首至離宮。威廉嘗臨御焉。離宮之對面，爲亞塞州大學，左首爲圖書館，右首爲教堂，更左則州尹署，州尹署之對面爲市會，中間一廣場，所謂『共和場』，新名也。是實爲德國文化輸入之根據地，其建築皆以方石，凝重整齊，醇乎北普之風焉。

至依爾河（Elbe）（來因支流）畔，有市之一角，曰『小佛蘭西』。四圍建築，皆十八世紀以前之風。河水清澈，樓台樹木，倒影其下，別饒纖靜之致。人謂此純係法國舊時鄉間之風物云。

天下惟趣味二字，不能不各從其所好。故離宮之凝重，一入法人之眼，但覺其蠢蠢乏風致；而德人之於『小法蘭西』，想必有一種纖巧瘦弱之感。斯二者，必

欲律以美術上之原則，抑或強爲軒輊，蓋不可能之數也。惟就吾直觀的批評，覺『小佛蘭西』之真趣，當含入於歷史意味之中，若吾輩生活於東方者，殊不能咀嚙得真味耳。

### 游日本雜感

明治 日本天皇名（民國前四五年）日本維新之業，成於此時，世稱『明治維新』。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譯音，或譯爲平民主義。

糟塌 新方言『說文』蹴，躡也。今轉平聲如糟，俗字作躡。凡事被蹴躡則壞，故今謂損壞爲躡，重言爲躡躡，或言躡躡。』

武士道 日本謂武士所當履行之道德，卽重節義，輕生死，排除怯懦貪欲，爲君父犧牲其身家也。

枵腹 飢餓而腹空虛也。枵音囂。

和服 日本服也。日本古稱大和。

辨當 日本語或譯作便當。菜飯俱全之食品也。

暴發戶 五代史安重榮傳「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通俗編「按博雅「暴，猝也」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猶興之猝。今俚俗猶謂忽然富貴曰暴發戶。」

### 訪日本新村記

後來童一心君也做了一篇日本新村游記，登在時事新報上。我因爲他所述前後的情勢，略有不同，個人的眼光，也有差異，所以錄出來，請大家參看。

我遊新村的動機，實在很早，因爲沒有功夫，只得擱起，等到動身回國，就還了我的願。五月一日，我訪東京新村支部，碰見他們開例會，到了十二個會員，都是初次會見。我就陳述來意，那位會長長島豐太郎（東京支部會長）君，欣然給我一封介紹書；西島九州男君，畫了一張圖。我歸館子，收拾行裝，料理一切，於四日午後，從東京車站出發。天下了大雨，送行的十幾個朋友，冒雨而來，作最後底握別。鳴鳴的火車，睡夢中離了東京。次日，天晴，晚八時，着門司，換車，到戶烟，宿福壽旅

館。次早，驅車到福岡工業專門學校，訪駱陳二君，留午飯，參觀該校一周，設備周到，管理整肅，勤儉質樸，尤爲該校底美風。午後九時，趁赴吉松車，發一電報到新村，使得他們好預備。

七日，大雨，眺望窗外風景，令我忘倦。從吉松換車，到我將出車站，見一青年勞動者，向前問我：『你是童一心麼？』我應：『是。』他說：『我叫小田信人，是新村差我來招待的。』就把我的皮篋拿去，背在他的身上。他對我說：『武者小路先生，已經到東京去，夫人暫住在高城的深水旅館，電報到得很遲，天又大雨，還沒有通知第一部和第二部新村，就派我來的。』他想雇一輛馬車，已經沒有了，兩人主張走到高城，路約中國里二十里前後。雨後，日光輝照，桑樹的嫩葉，放黃金色的耀光；小麥和大麥，浪着青綠色的穗波；田畔野茅簇簇，蛙聲閣閣；把我城市帶來的煤氣，都洗清了。『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個參差不齊的村落。一羣小兒，在路上遊嬉，見我們走過，做出一種奇怪的状态，好像鄉下人見城裏人一般。走到深水旅館，

房子夫人出來迎接，坐在樓上，談談村中情形。窗外二株袋袋花，開得正茂盛，吹來一陣陣香氣，深入肺腑。外邊一條清溪，水流個不住，就是周作人先生初訪新村，和他們捉魚的地方。飯後，洗一回澡。至十一時，分散就睡。

八日早起，房子夫人打一電報到東京支部，說我已經平安到村。又寫一信，通知第一部新村。我們就從高城出發，先到第二部新村。途上山水汪汪的流着，涇滑異常，這七八里路，算是難走。過白鬚橋，走一條小路，茅屋遠近在望，知道是第二部新村。弓野征矢和荒木秋雄君，方在耕作，脫帽和我們三人爲禮。千枝子君笑嬉嬉的來問我，我一一答覆。走進房間，喝一杯熱茶，我慢慢兒問他們的情形。方知道這村從本年四月裏移住，呱呱產地，只有一個月份，土地約二十畝，尙多荒野，現在住的只有五人。房間廣十五疊，係舊屋改造的。藏着圖書，我拿了幾本來看，看福永友治君來見。飯後，大家出去散步。一種風景，無處不令人可愛。附近山岳和森林的清新，化育自然之中，翻舞的綠葉，渦卷的溪流，都舉和快的聲音；

沒有染過文明煤毒底田園生活，覺得很有趣味。

漱石枕流，原是人生最快樂的生涯，詩人文豪，往往其間。田園文學和都會文學卻有點不同：都會人的特徵，神經複雜，印象豐富，而力量不足。他們的心理，是千想萬思的；他們的生活，多是剎那的；把持力很強，有永續的感覺。質樸，剛健，餘裕，單純，這是田舍人的特徵。因為田舍人和外界少接觸，一受印象，就永久不忘。都會文學，兆端於世界的生活；田園文學，根本國民固有的生活。

三時，小田君領我向第一部新村，福永弓野荒木三君，送了二里多路。過水曲，上山嶺，難走得，因為我有了信仰，自然不覺疲倦。半路，碰見中村亮平，今田謹吾，兒島榮太郎，上田慶之助，小林判治五君來接。小田君辭去。我們走那條近道，真是鳥道羊腸，我穿的皮鞋，幾乎被樹枝觸破了。遠遠望見一帶溪水，岸上有塊平地，隴畝樹林，楚楚可觀。今田君指我說：『地形稍高，顯出瓦屋，是武者小路先生住的；最近溪邊的，是中村君住的；規模稍大的房子，公共室，圖書館，廚房，浴室，都』

在那裏；中間是養馬的。」他們發一種 o.o. 的喊聲，驚動了村衆，過渡來接，回到公共室，休息一回，換了和服，吃過夜飯，村人齊集，依次坐下。大家聽洋戲，吃茶點，那唱的聲調，都是西洋的 Opera。他們議定每人獨唱一曲，助助興子，大家贊成。有的唱日本古調，有的唱最流行的曲子，臨到我的位置，他們要求唱中國戲曲，我一時沒法，唱了幾句『二娘教子』，他們一起拍手，這是不懂的緣故——他們若懂，我實在也不敢唱。到十二點鐘，中村君領我到他的家裏去睡。潺潺流水底聲音，振動我的耳鼓，可以算得『天籟』，可惜城市裏沒聽見。中村君學的油畫，已有程度；他的夫人，是很和氣，兩個女兒，長得活潑，見我常常笑，和他講話，總跑去。九日晨起，中村君領我溪邊洗面，這是我生平第一遭。沿溪行，看見蝦蟆岩，蹲在中流，宛如天然彫刻的，豈不是奇蹟麼？這日是星期，大家休息。今田君來談，中村君拿出幾張紙，叫我寫字，東京各團體，我多掛了文牘主任的銜頭；今到新村，還是不離本行。我就寫了三張，是中村君和他底朋友。今田君給我幾張地圖，我跟

了他，按圖考察，巨細無遺。比周作人先生到的時候，進步得多了。人口的增加，房屋的新造，土地的擴張，種種設備，有條不紊，相互的精神，尤是我十分景慕。

武者小路先生，他是主張人道主義的，人類和人類殘殺，是最大的不幸。「無抵抗義」底空氣，無形中散在新村裏面。他們主張永久和平，種無分黑白，人無論東西，都可以相好的。從「Union of brotherhood」實行「四海同胞主義」(Cosmopolitanism)。

武者小路先生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的感情雖不好，人與人同類間的感情，是可以好的……我們彼此爲了人間互相幫助而做事罷？」

耶穌說得好：「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們的朋友，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你們的仇敵，倒要愛他；呪咀你們的，倒要爲他祝福；恨你們的，倒要待他好；毀謗你們，逼迫你們的，倒要爲他禱告。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兒子。因爲天父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善人，也給惡人。」這樣，世界就可以和平。我希望「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的確含有真理，有了國家的成見，人類

的幸福，實在減了不少。

十日上午，到圖書館看書，所藏的書，文學藝術爲多，實業次之。看了三點鐘，望見中村君和貞子夫人正摘茶葉，我跑去和他們摘。記得我小的時候，常和村人上山摘茶葉，這種生活，可以講得實生活。從前托爾斯泰，爲幾個農民，救他的自盡，所以他晚年的生涯，時常和農民做伴，一塊兒勞動。我希望諸位，不要看輕農民，也不要嫌惡農作。要改造中國的社會，也要到田間去運動，指導農民，養成民衆的潛勢力。——我們摘到吃中飯，方纔息手。午後，仍在圖書館。我常對朋友說：「我離日本，有兩件東西忘記不了，一件是圖書館，還有一件是 Opera。中國的圖書館，雖然是有，恐怕沒有這裏的完備，要參考的時候，就有『無米難炊』的痛苦。Opera 是貫輸西洋思潮的工具，足以誘起文學的興味，和藝術的美感。可惜中國現在還沒有，看戲的人，都中了梅毒。我到新村，這兩件都可以滿足我的慾望。新村底人，都是相信耶穌，我可以斷定他們是愛基督教的真理，不贊成教會式

的基督教。耶穌的教條，一勿怒，二勿姦淫，三勿誓，四勿以惡抗惡，五勿爲人之敵。這是消極的。關於積極的是怎麼？就是『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愛你的鄰人，像愛你自己)。人類結合的方法，由宗教的意識，流出感情。現在教會式的基督教，不過存一種儀式，精神早已離開了。宗教的原理，是合理的，實行的，現世的。(據托爾斯泰說。我想象新村是『合理的生活』，是重『實行的行爲法則』。造成一個『現世的天國』。那不合理的生活和墮落的陷阱，叫做『人間的地獄』。托爾斯泰說：『人生根本的態度，惟合理的；真幸福生活，無非是合理的生活；合理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法則。』

新村的勞動，是共同的，而且自由的，大家爲人類勞動，自然沒有人偷懶，良心的制裁，比法律還要嚴呀。生產的三要素，土地資本勞力，都是自己有的。不受別人支配，也不支配別人。生產勞動的協力，和生產物的共同所有，把現在社會組織的缺陷，一概除去。人類的不幸，就在不平等。工人與資本家，農奴與地主，人民與

官吏，後者利用前者底勞動，靠他人的血汗，自己做寄生生活，那末世界怎能和我們主張，凡人一定要勞動，勞動不可不自由，每天工作之外，要有修養時間。十一日，午前看書，午後，幫他們做茶葉。晚上，中村君領我到松本長十郎君家裏。松本君長油繪，壁間掛着武者小路先生和春子夫人的肖像，神采像活的一般。和他談新劇，也很有經驗。辭出，到公共室。橫井兒島小林諸君剛剛坐着。我就談社會問題。把日本的國家組織，盡力批駁，然後引證到俄國……他們真是覺悟的青年，自然論調和俗人不同。十二點鐘，始散。

十三日，晚間，武者小路先生從東京回來，村衆非常快活，好像得了救主，一種天真爛漫的態度，別人裝不出的。武者小路先生叫我到他家裏去睡。送我一張「蝦蟆岩」的照片，和送周作人先生「一本之枝」的劇本，我一時收藏好。橫井小林二君來談，吃過咖啡，各自就睡。次日，我就辭行。本來定十日離村，因為武者小路先生來電，叫我等他幾天，既然見了面，我就滿足。遠克弓野松本橫井等八

君，送到嶺上。武者小路先生和中村兒島河村小林小島五君，送到高城。把我雇了馬車，上車的時候，我向大家握別。車走了很遠，還隱隱約約望見幾頂帽子揚來揚去，兒島君送至高鍋，始辭去。我返門司，趁大信丸，從天津換車到北京。我現在懺悔過去的事情，實行心靈上革命，把新村的印象，牢記在心裏。

###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這篇文章很有許多精闢的議論；但可惜於新村的意義上有些誤會，以致引起種種反感。

今先引周作人君六月十九日在北京社會實進會所講的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一篇以供參考。

新村的理想，簡單說一句話，是人的生活。這人的生活，可以分爲物質的與精神的兩方面，物質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發展。安全的生活，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的要求，人類也自然是一律的，算不得什麼新理想，不過

求這生活的方法與內容，有點不同罷了。以前的爭存，固然也有同類互助與異類相爭，但同類中也一樣劇烈的爭鬪。現在是想將生存競爭的法則，加以修正，只限於人與自然力或異類的中間，若在人間同類，不但不應爭鬪，而且還應互助了，平和的生活纔是生活的內容，也與以前的不同。在這互助的平和的生活裏面，什麼功名富貴，本已沒有價值。第一重要的，還是衣食住這幾件生活必要的事項。要是這幾件事沒有正當的解決，生活就根本上搖動，人人覺得不安，同現在情形一樣。所以新村關於這個問題，特別的注重。他們主張以協力的勞動，造成安全的生活。換一句話，也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但照新村的理想，勞動與生活這兩件事，各是整個的，是不可分割的。人人有生存的權利，所以應無代價的取得衣食住，但這生活的資料，須從勞動得來，所以又應盡勞動的義務。這與平常說的『不勞動則不得食』的不同。因為新村的勞動，是對於人類——社會——的義務，並非將力氣來抵算房飯錢。倘若說『一日不勞動，一

日不得食，』那就與現今的勞動者將一日的勞動換一日的生存，把生命與勞動切片零賣，沒有什麼區別。在自然界中，這原是當然的法則；在特別情形底下——譬如魯濱孫的樣子，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在現今，這種不安全的生活，是人情所不能堪的，所以想設法救正。至於辦法上的困難，大約可以信託人智，容易解決。因為人的智識進步，一方面可以利用機械的力，增加出產；一方面道德思想改變，許多惡德也可減去了。大家在這村裏，各依了他能力所及，揀一種工作去做；能做難重的工作，或是做的好的多，固然最好；即使只能做平常的工，也不妨事；一樣的能得安全的生活，——無代價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譬如一個人在村裏，只作了一天的工，却害了一年的病，他的待遇，在作工的一天與害病一年裏，都是一樣，就是無代價的取得康健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及醫藥。他的一天的工作，是他對於人類所盡的義務；他的一年的待遇，是人從人類所得的權利。因為各人於自己勞動，也就為不幸的鄰人勞動了，所以那

不幸的病的，老的，幼的，不能勞動的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

新村在物質一面的生活，完全以互助互相依賴爲本，但在精神一面的生活，却是注重自由的發展的。我們承認全人的生活，第一步是物質的滿足，但我們不能就認作人生的全體。人生的目的不僅是在生存，要當利用生存，創造一點超越現代的事業。這纔算順了人類的意志社會進化的法則，盡了做人的職務，不與草木同腐，英國有一個人說：『與其使工人能讀 Bacon (培根) 還不如使他們能喫 Bacon (火腿)』這話固然也有一半真理，但應該知道，工人如真能有喫火腿的時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培根的功勞。我們如得到文明的恩惠，不能不感謝創造這文明的人們。新村的理想，是不但要工人能喫火腿兼讀培根，還希望其中能出多少培根，來惠益人類。所以他們一面提倡互助的共同生活，一面主張個性的自由的發展。他們希望因物質文明進步的結果，每人每天只要四點鐘勞動，就够用了，留出其餘的工夫，做自己的事。有特別才能的人，併可以

免去工作，專心研究，因這科學或藝術的研究，其在社會上的利益，不下於生利的工作，所以可以相當。但倘這研究與勞動沒有抵觸，無免除的必要，那當然不成問題了。這個辦法，有人或者疑心是不平等的，似乎一種階級制度，實在是不然的。我們以人類的一個相對，各各平等，但實際上仍然是各各差異。性情嗜好的不等，天分的高下，專門技工的不同，都是差異，却不是階級。階級的不好，在於權利義務的不平等。現在權利却是平等，不過義務不同，不是量的不同，只是性質的不同。力氣大的人，去伐木鑿石，不很覺的辛苦。或者反以為愉快，但叫他做一問代數，反很為難了。倘使強迫黴菌學家，立刻丟下顯微鏡，去修理馬路，不但在他很是為難，而且成績也未必能好，都是極不經濟的。這原不過是兩個極端的例，在這中間能夠調和，放下顯微鏡，拿起鐵鏈的人，自然也可以多有的。總之尊重個性，使他自由發展，在共同生活中，原是不相抵觸的，因為這樣纔真能使人『各盡所能』，不僅是為個人的自由，實在也為的是人類的利益。

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個大同小異的世界。物質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類分子論，是一律的；以個人論，不妨各各差異；而且也是各各差異的好。各國各地方各家族各個的人，只要自覺是人類的一分子，與全體互相理解，互相幫助而生活，其餘凡是他國的，地方的，家族的及個人的特殊性質，都可以——也是應該——儘量發展，別人也應當歡迎的。不過這小異的個性，不要與大同的人性違反就好了。譬如法國，他的對於文化的貢獻，都是法國人民的榮譽，也是人類的喜悅。但是那絕對的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思想，當然是例外了，倘若藉口大同，迫壓特殊的文化與思想，那又是一種新式的專制，不應該有的。大同與統一，截然不同，文化與思想的統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假使統一的世界居然出現，大家只用數目相稱，作息言動，都是一樣，所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大家也都不知道，無論社會進化必不可期，就是這生活的單調與沉悶，也就夠難受了。所以新村的理想，這將來合理

的社會，一方面是人類的，一方面也注重是個人的，或者因此說新村是個人主義的生活。新村的人，雖不曾說過他們是根據什麼主義的，但照我個人的意見，却可以代他們答應一個「是」字，因為我想人類兼有自己保存與種族保存的兩重本能，所以「爲我」與「兼愛」都是人性裏所有的，但其先如沒有底的自覺做根本，那「爲我」只是無意識的自私自利，「兼愛」實只是盲目的感情的衝動。愈是徹底的知道愛自己的，愈是真切的能夠愛他人裏的自己。王爾德（O. Wilde）曾說過「基督是世界第一個人主義者」，這雖然還含有別的意思，但我覺得他這話很有道理。不從「真的個人主義」立腳，要去與社會服務，便容易投降社會，補苴葺漏的行點仁政，這雖於貧民也不無小補，但與慈善事業相差無幾了。

上面所說的是新村的理想的大略，但在實際上辦到怎麼一個情形呢？老實說，正同村裏的人自然一樣，現在的村還沒有發達成了正式的新村。第一，他們已

經設了兩個村，一共不到百畝地，現在有三十九個人在那裏生活，但出產與消費還不能相抵，須仰給於村外的幫助。不過這一件事據他們預算，再過一年可以改去了。第二村裏每月的生活費金五百元，大半須別人捐集，目下自然沒有餘力，設備各種研究醫療娛樂的組織。因此表面上看來，還是一個平常的農村，其中是一般遯世的少年，在那裏躬耕，享紅塵外的清福。其實是大謬不然的。他們的現在的生活，因為物質力的缺乏的緣故，很是簡陋，看來或有很像中國古代的隱逸，——雖然這些詳細的生活情形，我們是毫不知道，——但那精神完全是新村的，具體而微，却又極鮮明確定的。互助與獨立的生活，——他們相信人如不互相幫助，不能得幸福的生活，決不是可以跳出社會，去過荒島的生活的。他們又相信只要不與人類的意志——社會進化的法則相違反，人的個性是應該自由發展的。這種生活的可能，他們想用了自己實行的例來證明他，這件事可以說有了幾分的成功，安全的生活的確定，還要略等時間的經過，其餘

試驗的成效多是很好。他們每天工作，現在暫定八小時，但因了自己的特別的原因，多少也自由的，工作是分工的，現在只是農作，但不是如孟子所說的「井耕」的，他們不預備在現今經濟制度底下，和資本的組織去角逐，所以不必要的劇烈勞動，在男子也努力免去，在女子更無去做的必要。他們主張「男人做男的事，女人做女的事」，但這也不過是各盡所能，不是什麼階級。村裏沒有行政司法等組織，也沒有規定的法律訓條，只以互相尊重個性爲限，都可以自由言動。每月第一日開一次會議，商量本月應行的事項，總以大家了解容納爲定，不取多數決的辦法。男女交際與戀愛，是自由的，但結合是希望永久的，不得已的分離，當然是正當的例外。結婚的儀式，純是親友間披露的性質，夫婦本位的小家庭就算成立。子女仍在家庭養育，不過這資料也是公共的，所以兒童公育這制度可以不要了。現在的這問題的困難，差不多全由於現今經濟制度的迫壓，倘沒有這迫壓，便也沒有困難了。就是婦女解放也是一樣。嘉本特 (Ed. Carpenter)

(penter) 在愛的成年上曾說過：「女子的真自由，終須以社會的共同制度爲基礎。」這樣的社會裏，從前的夫婦親子結婚家庭各名稱，自然的失了舊有的壞的意義，更沒有改換必要。要是現今的社會裏，即使改稱夫婦作朋友，事實上的牽制還是一樣的。村裏工作的餘暇，都用在自修上面，現在學術研究的設備，還全然缺如，科學是很難的，又因爲性質的相近，大都從於藝術上的研究與創作。這藝術的空氣的普遍的，確是新村的一種特色。或者有人要說，這正表明他們是空想家，「烏託邦」的住民，也未可知。但我想這種空氣，在一切的新社會裏，是必要的。「生活的物質的滿足，結果不免成爲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靜的生活。學術藝文的精神，常能使我們精神相通。」村裏第二種的特色，是宗教的空氣。他們對於自己的理想，都抱着很深的確信。所以共通的有一種信仰。信教全是自由，但依歸那一宗派却也沒有。他們有喜歡佛陀的，孔子的，可是大多數是喜歡耶穌的教訓。他們相信有神的意志支配宇宙，人要能够順從神的意志做

去，纔能得真正幸福的生活，世人的聖人，便是能够先知這意志，教人正當的生活的人。神的意志是這樣呢。這就是人類的意志，——社會進化的法則。這思想本來很受託爾斯泰的基督教的影響，但實際却又與尼采的進化論的宗教相合了。

總之新村的人不滿足於現今的社會組織，想從根本上改革他，終極的目的，與別派改革的主張，雖是差不多，但在方法上有一點不同：第一，他們不贊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來。第二，他們想信人類，信託人間的理性，等他醒覺，回到正起上來。譬如一所破屋，大家商量改造；有的主張順從了幾個老輩的意思，略略粉飾便好；有的主張違反了老輩的意思，硬將屋折去了，再建造起來，新村的人主張先建一間新屋，給他們看，將來住在破屋裏的人見了新屋的好處，自然都會明白，情願照樣改造了。要是老輩發了瘋，把舊屋放火燒起來，那時新屋也怕要燒在裏面；或是大家極端迷信老輩，沒有人肯聽勸告，自己改造，那時新也

真成了隱逸的生活，不過是獨善其身罷了。但他不相信人類會如此迷頑的，只要努力下去，必然可以成功，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實在是新村特殊的長處；但同時也或可以說是他的短處，因為他信託人類，把人的有幾種惡的傾向輕輕看過了。可是對於這個所謂短處，也只有兩派主義的人纔可以來非難他，這就是善種學 (Eugenics) 家與激烈的社會主義者。我相信他自由去原有許多條的路，只要同以達到目的為目的，便不妨走不同的路，方纔所說的兩派與新村，表面很有不同，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想造起一種人的生活，所以我想有可以互相補足的地方，不過我是喜歡平和的，因此贊成新村的辦法罷了。

又童一心君對於這篇文有些批評，今亦錄在下面：

第一，新村的人物，我自武者小路先生以下，大半接見過的，他們並沒有『獨善其身』的思想，他們所抱着的主義，我已經說過一次：一無抵抗主義，二四海同

胞主義，三汎勞動主義，綜合之，就是託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即撲滅妨礙人生向上的妖魔，如戰爭，疫病，罪惡等，而代以平和，康健，正義，公道，友愛等理想！（註一）他們對我說：『現在新村的年齡，還不算大，若再過五六年，規模漸漸擴張了，』他們正組織新劇團，從事救濟貧民事業，同時又到鄰村去演講，宣傳他們的新村主義，都是實在的情形，是不是『獨善其身』可不問而知。

第二，武者小路先生，從前很研究託爾斯泰，這是新村的人和日本文壇諸家都承認的，託爾斯泰的人道主義與尼采的個人主義，正成反對方向。（註二）尼氏的自我狂，與託氏的無差別，適為平行線的進行，永久沒有交點，即尼氏以 *My truth is the truth* 高唱，託氏以 *Union of the brotherhood* 高唱，武者小路先生的思想，既然自託爾斯泰主義流出，非個人主義可知，譬如 *Marxism* 行到法國，變成 *Syndicalism*；美國變成 *I. W. W.*；俄國變成 *Bolshevism*，性質雖然因固有的歷史和民情，而略有差異，總不至於和資本主義相近，這是可斷定

的。

第三，新村的『共同生活』因爲現代社會制度的缺陷，兩大階級，爭鬪不相下。社會問題，永遠不能解決。所以武者小路先生這一班人發起新村，從事新組織，將主從的關係除去，階級爭鬪，可以沒有，大家有了麵包，平安過日子罷，這種運動，照我眼光看來，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種。日本人好侵略，他偏主張和平；日本人固守國家觀念，他偏主張世界主義；日本文壇，放了異采，有一種改造社會的思想，除堺利彥、大杉榮、二三先生外，就算是武者小路先生。託爾斯泰不贊成暴力的革命，而主張各人心靈上的革命，然而後世把社會改良家的銜頭，送到他的身上。武者小路先生每月所得稿金甚豐，都消費在新村，倘要『獨善其身』，則自己『漱石枕流』、『桃源避世』罷了，何必帶了一班人共事耕作，盡了義務不足，還要賠錢。『人生行樂爾，何自苦如此。』即使武者小路先生，要做『隱士』，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日本法律上手續不完備，恐怕還不行呢。』

第四，新村的思想，從十九世紀以來，非常流行。這是研究社會的人都知道的。就是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國』。『理想國』是什麼樣呢？社會主義的國家，立於國家之下，一個國民的協同組合。又國民全體管理一切勞作經營，沒有一個的雇主；沒有一個不受福祉；並沒有國家強迫的勞動；生產額越發增加；消費和快樂的分量也是增加。各人皆有勞動的義務，有害貨物的生產和浪費精力的勞動，都可除去……廣爲人類社會境遇的改善。人的障礙除去，得自主自由肉體上心意上精神上，開十分發展的道路。這是人的義務。社會主義者人的義務的宣言。(註二)

新村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頗有同異的地方。傅立葉(H. Fourier)的『理想村』與武者小路先生的『新村』比較一下。傅氏以勞動爲愉快；而武者小路先生也以遊嬉視勞動。傅氏重個人的獨立，資本的一部分，認爲個人私有；武者小路先生，個人的自由與少數的意見，不甚注意。傅氏對於本能者，許以特別報酬；武者小路

先生對於共同生產外，個人有特別的才能，生產認作賣買或私有，而利用科學的智識，生產力可以增加，兩者意見相一致，且兩者相信理想社會的可能，專置在對人信用（理性）之上。（註四）

日本山川均氏著『社會主義者的社會觀』把新村批評得很清楚，他說：『新村可能的思想，人間的歷史是合理的，人間自己支配人間的歷史，支配人間的命運，非個人生活的改變，要社會生活的改變，非內生活的改變，要外的條件的改變。武者小路氏以人間個人的生活，由社會生活決定之。這點，武者小路氏與個人主義，立於反對的地位。』（註五）我相信山川氏的說頭，較有把握。新村是否個人主義，早已明白了。

適之先生攻擊新村『以改造社會，當從個人做起。』新村既非個人主義，當然無攻擊的餘地。我覺得這句話，未嘗沒有真理。個人與社會有循環的關係，社會成立，社會形態，社會結果的事象，是循環無窮的。社會成立的要素，由於個人的結

合；而個人心理的傾向，動作變化，影響於社會生活，遂生社會的變形；變形的過程，產出社會的結果。換言之，個人造社會，而社會亦造個人。個人造社會，是社會的成立；社會造個人，是社會的結果。Simmel 說：『主觀的物綜合，生客觀的物。客觀的物綜合，又生更高主觀的物。恰如自己的人格，投入社會之中，及其結果，更由社會各別的助成他的特性。』他又說：『社會從個人而成立，個人亦從社會而成立。』Baldwin 說：『個人和社會之間，是文化內容的授受。』Harde 以爲『社會的本質，模倣和發明，關於相互作用。』以上三氏雖於社會的觀察，缺客觀的性質，而個人和社會底關係，可以了解。我常對朋友說：『要改造社會，先要改造自己。』怎麼緣故？譬如克洛泡特金，他自己還膺公爵，據要津，提唱無政府主義，這是誰肯去聽他？譬如託爾斯泰主張汎勞動主義，他自己倒『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豈不遭世人的咀呪麼？倫如適之先生提唱做白話文，而自己還讀古文，做八股，能夠有現在的結果麼？我國五四運動的起源，豈不是發生於幾個學生，

而影響及於社會？我還記得適之先生有一幕『終身大事』的新喜劇，登在第六卷的新青年上。那位田女士主張自由結婚，不聽父母的命令，寫了一張『婚姻大事，須由兒女自主』（我已經有點忘記恐與原句稍有不同）這幾個字，自己跑去求新生活去了。（與易卜生『娜拉』一劇同一結束）適之先生在女性，則主張發揮個性；於男性，則否。這是我不懂的地方。

第六，適之先生把日向的新村當作『世外桃源』，所以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比喻。那末，我和周作人先生都是很愉快的漁翁麼？這是適之先生，少懂日本情形的緣故，所以昧了真相。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安部磯雄，山川均諸氏，奔走多年，政府的高壓力，比德國鐵血宰相俾士麥鎮壓社會黨令還強。文字之獄，竟成舊套了。大杉榮先生的『獄中記』和克洛泡特金的『獄中記』可以並傳。我因為文字關係，也受了警察的檢束。和朝鮮朋友談話，只得用了幾句英語。我讀日本的社會運動史，不覺眼淚汪汪的流下。新村的曙光，當得住黑雲的遮蓋。麼？

日向的地勢較僻，天威稍遠。雖然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過眼不見爲情，就勉強支持過了。耶穌比得好：『有撒種的人，出來撒種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空中的雀鳥來吃盡了；有落在石頭上的，生苗來，就枯乾了，因爲得不到滋潤；有落在荆棘裏的，荆棘一同長起，就將苗遮蔽住了；有落在肥土上的，生出來結實一百倍。』路加第八章五—八

日向的地方，可以算得一塊肥土，新村的種子，落在其上，自然開花結實，根深蒂固。進可以取，退可以守，枝枝葉葉，漸漸把都市的地方，都遮蓋了，變換了新鮮的空氣。報紙上登了廣告，新村雜誌掛了招牌，他們笑迷迷的招着手，『兄弟姊妹！盍歸乎來！大家爲人類做事情！』那種自然的風景，和天生的怡情，我覺得是『美的結晶』和『愛的苗圃』，使得政府不疑，外人嚮往，革命的勢力，無形之中，就傳佈了。盧梭的民約論，是暴力麼？馬克思的資本論，是武器麼？我看來比十萬精兵，還要強呢。適之先生只見得新村本部，是營田園生活；不曉得新村支部，無不在

都市鼓吹新思想，擴張勢力，把社會的惡空氣，由稀薄而清新。新村果然是「隱逸生涯」，則「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周作人先生也要作東山的高臥了。新村果然如「稱善其身」，則「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大家從雅丹斯密斯的分業，何必還要固守汎勞動主義呢？汎勞動主義，豈不是泊沒個性麼？

耶穌說：「沒有新布補舊衣服的，若是這樣，新布必將舊衣服帶壞，並且所補的新布和舊衣服也不稱；沒有將新酒盛在舊皮袋裏的，若是這樣作，新酒裂開皮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將新酒盛在新皮袋，兩樣就都保全了。」（路加第六章三六—三八）這話，我很贊成。適之先生所提出的「一點一滴的改造」，似乎像一種社會改良主義，恐怕也不能滿足改造家的慾望呢？我在東京的時候，嘗和朋友討論這個改造問題，有的贊成新村，有的不贊成。不贊成的理由：不是以「獨善其身」四字，當作把柄，似乎新村的改造，是慢性的，不象 *Bolshevism* 的痛快，就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感想。我覺得適之先生的改造，也有犯同種

的毛病，或者是五十步笑百步呀！

新村的改造運動，我下他一個比喻：「好象老鼠關在箱內，知道是東嚙西嚙，是無益的，便認定一處容易攻穿的一角，嚙之不已，久之又久，穿破了洞，就大放光明了。」對與不對，我自己不敢決定。孟子說：「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長者。」中國的留學生，在海外的時候，痛恨中國的萬惡社會，立志要改造。回了中國，有大部分的人，倒被舊社會改造了。新村的本部，在日向的緣故，就是醞釀一種革命的勢力，積久彌厚，不以一時的得失爲得失。訴人類的理性，結社會的帶紐，（連帶關係和協力共動）可算是新村的本領了。

新村的運動思想，不是個人主義，我從理性上判斷的。個人主義究竟是什麼？杜威博士所講的「假的個人主義」和「真的個人主義」二層，我畧爲研究過的。（註六）然我不是主張個人主義的人。適之先生所舉的「獨善的個人主義」這班人進了天堂，（日本新村遊記的天堂，不是照這樣解說）自然和神去接觸，我

們仰之不及了。做了神仙，便是「不食人間煙火」，俗緣已經盡了。入山隱居，則賞得是『松風蘿月』，做得是『閒雲野鶴』，把人類的權利義務都拋棄了。和我們要研究的問題，離得很遠，我現在還沒有功夫去討論。研究問題，要有確實的考證，細心的判決，想求他的真理，爲了真理，至忘寢食。適之先生，是愛真理的人，所以我和他討論。

這篇是忙中偷閑做的，隨筆寫去，恐怕有不周到的地方。我接到時事新報，已經有賢宗光典兩先生意見發表，很可以補我的不充分，有話以後再說罷。

註一 島村民藏氏著近代文學現兩性問題 二七五頁

註二 廚川博士著近代文學十講 四九頁

註三 栗屋關一氏譯社會主義批判論 一六一—一七

註四·五 山川均氏著社會主義者的社會觀

註六 假的個人主義，雅丹斯密斯的個人自由主義，ME的功利說，尼采

的自我狂，宇宙變成了生存競爭的修羅場。真的個人主義，法蘭西的革命，婦人運動的倫理，可以講都以個人主義做基礎。蕭伯訥說：「當初對神是人間的義務，後來以僧侶做評判官……再後以社會輿論做評判官。現在人間僅對於自己的義務，自己評判自己，人間始脫義務的壓制。」他再說：「現在的制度，是惡制度，不可不廢。」法國工團主義的主唱者 Sorail 主張勞動問題，由勞動者自身解決之。娜拉和海爾孟離婚的話，最重要就是 *My duties towards myself* (*Ibsen's Works I, p. 348*) 脫了金色的彫籠，開婦人解放的門徑。此外類此者甚多，詳細論究，俟諸他日。

### 團體生活

安那其主義 原文爲 *Anarchism*，反對政府的組織，主張自由的組織，可參觀白話文範第一冊第五十四頁。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杜甫詩：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

互助 互助論，創於俄之克洛包得金 Kropotkin。乃明進化不獨在競爭，而以互助爲主。其言曰：『吾非排生存競爭之說，然吾以爲動物之發展，賴互助而促進者，較互競爲多。於人類爲尤甚。』

寄生蟲 寄生於他動物體內，而取其營養料以生活之動物也。屬於蠕形動物，有圓蟲扁蟲兩類。其有始終寄生於人之腸胃者，如蛔蟲、蟯蟲、十二指腸蟲等是。又有以牛羊豕爲幼蟲之宿主，而人爲成蟲之宿主者，如條蟲、旋毛蟲等是。

### 王陽明傳習錄

#### 一 答周道通書

區區 自己謙稱。

生意 猶言生機。晉書『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離羣索居 索，散也；言離朋友而散居也。禮『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方便 佛家語，謂隨方因便以爲利導也。猶儒家之用權。蓋佛教理深，莫能信受，要

須方便誘引羣生，令其漸悟也。

繫辭 易篇名。孔子所作，本名繫辭傳，專釋文王當日作易繫辭之意。

介甫 指王安石。變法行新政，爲明道等所不滿。

嗷嗷 喧語不已也。

陽明手書凡八篇。其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周道通書。

答來書第一節 施四明云：『學人大病，此一語盡之。人苟立志真切，講時如此，不

講時亦如此，所以顏子足發，偏在私處。』

答來書第二節 施云：『人只是認天理不真，渺渺茫茫，稍着意便成助，稍不着意

便成忘，精神迄無安頓處。先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一語，提醒極直截痛快。心

外無理，存心之外，更無窮理功夫也。若云有個天理藏在胸中，便是心與天理爲

二。所思慮只是一個天理者，心內不着一毫閑思妄想，謹微防危，存之而已。任他

千感萬應，本體一毫不走作。人惟此心常存而不放，即觀花聽鳥，莫非天機；搬柴

運草，莫非實際，不必執着思慮，天理何嘗不在自然也。說得勉然也說得，只視功候之生熟耳。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盡學問之大綱領。」

答來書第三節 施云：「毀譽得喪四字，此是學人萬劫中帶來業障，最難拔除，若能拔去此大病根，只此有事舉動，自然必慊於心，安有「善」「未善」即少有節目之差，只爭工夫之生熟，不可以善不善言，或事頭來得多，其中有個緩急重輕次第，因其次第行之，安得有困頓？若此等想頭，俱是計功算效，不是純然有事之心。」

答來書第四節 施云：「講筵上只好論先儒是非者，必不能見自己是非者也。若有志問自己是非，自有不暇處。」

## 一一 答聶文蔚書

陽明答聶文蔚凡二通。其一，自述救世苦心；其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工夫，此

其二也。

施云：『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是矣。所謂時時集義者，果就一事集一事之義否？若然，將無事時，他無集義工夫了；且與義襲者何異？不知所謂義者宜也；宰制羣動，無弗宜之者也。如君宜忠，親宜孝，兄宜悌，友宜信，極之于變萬化，只是一宜盡之。即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誠義，字無不該實。君子之集義，是精神畢集於此；義常止而不遷，戒懼慎獨，學問思辯，行俱是集義工夫。此是有本大學問。故孟子之集義，便知言養氣，一以貫之。王霸之業，略不動心。若世人只說個勿助勿忘，此便是無頭學問；任他虛想虛說，那能濟事？究竟成得一個腐儒，安能經綸宰制？是以世間只患無學問，不患無經濟。』

施云：『古今學術之殊，只爭一個真偽。如今學士家未嘗不說仁說義，求一真仁真義，畢世無有心喪道喪，說愈鋪張，愈增陷溺。故先生提出良知二字以醒之；又提出事親從兄，尤良知之最真切篤厚者以醒之。總以真之一字，喚醒沈痼之心，

不啻父母之提嬰孩。讀者當識先生覺世之苦心。」

施云：「語人以盡仁盡義，人必謂聖人方可；能語以事親從兄，則孩提亦解得。故惟孝弟二字，最易醒發人。然惟能充之，方足以保四海；否則不足以事父母。所以不可無致知之功。」

施總評云：「學問惟得着實安頓處，自然放手不下，那得忘？自然應念而是，那用助？譬人既有一定棲身之所，便是常處了，欲忘不得也；業已安居了，欲助何爲也？先生教人，只於事親從兄上着力，何等真切篤實！日事於此，自有生惡可己之妙，安有助忘？此便可識格物致知着實用工處。」

### 曾國藩家書

一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公祖父諱玉屏，字星岡。星岡公生三子：長曰竹亭，諱麟書，公之父也；仲曰上臺，早卒；季曰驥雲，以公貴。竹亭封翁，生子五人：公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

國荃，字沅浦，亦字子植；次國葆，字事恆，亦字季洪；封翁積苦力學，事星岡公以孝聞。星岡公生平督子最嚴，往往稠人廣衆，壯聲呵斥；或有不快於他人，亦痛繩其子，竟日嗃嗃，詰數愆尤。封翁屏氣負牆，蹑蹑徐進，愉色如初。星岡公晚年，病痿痺，動止不良，又瘡不能言；卽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卽有苦，蹙頰而已。封翁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星岡公雅不欲頻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而前後洩益數，一夕六七起，封翁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又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汗，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日惕息。明日則驥雲入待，奉事一如封翁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汙襦袴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病凡三載，封翁未嘗一日安枕也。

二 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咸豐二年正月，公兼署吏部左侍郎。六月，詔以公爲江西正考官。七月，行次安徽太

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匍匐奔喪。八月，抵家。九月，葬江太夫人。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圍攻三閩月，不克。十月，解圍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陷岳州。十一月，陷漢陽。十二月，陷武昌省城。詔公幫辦本省團練，是爲湘軍創立之始。

年伯 同舉鄉貢者，謂之同年；同年之父輩，稱年伯。

張羅 營幹事務曰張羅。

肝膽 喻密切也；誠懇之義，猶言披肝露膽，中藏坦白，無所隱曲也。

起復 丁憂期滿復官曰起復。

樊城 在湖北襄陽縣，南北臨漢水。

清江 江蘇之清江浦，俗稱清江。

池州 今安徽貴池縣。

親家 男女兩姻家相呼，男曰親家翁，女曰親家母，簡稱則曰親家，一親作去聲呼。

見唐書蕭嵩傳。

馱轎 以馬負轎曰馱轎。馱音駝。

開弔 以喪告人而人來追悼也。

端節 世以陰歷五月五日爲端午，簡稱端節。一端，始也。

膠轄 或作膠葛，雜亂貌。

捐貢 生員以入貲得貢者，謂之捐貢。一貢生有副貢，拔貢，優貢，歲貢，恩貢之分。

熟計 謂細細思量也。

皇清經解 書名。一名學海堂經解。清道光間，阮元編輯，刊於廣州之學海堂。共一

百八十八種。

會典 書名。大清會典，爲有清一代典制之書也。

夥計 店肆之傭雇曰夥計。讀如伙計，同伙之義也。

通典 書名。唐杜佑撰。其書因劉秩政典而廣之，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

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暨唐之天寶，凡二百卷。

吳南屏 吳敏樹字南屏，著有梓湖文集。

梅伯言 梅曾亮字伯言，古文學姚鼐，詩亦天機清妙，所著曰柏棧山房集。

中舉 清代鄉試中式曰中舉。

會試 明時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曰會試；清仍之。

下人 即僕役。

三 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

蘄水 即蘄河，亦名童子河，西南流至縣西——今湖北有蘄水縣——蘄口入大江。

膚受之愬 見論語。言讒愬者迫切其詞，真如身受其害也。

雄縣 今縣名。清屬直隸保定府。

划子 以竿進舟，謂之划。俗以用槳者爲划，呼小船爲划子。——划音華。

討快 求快快放行也。

討關 免關錢也。

四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說文 書名。漢許慎撰。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自來言小學者皆宗之。

通鑑 書名。又名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編年之史也。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二百九十四卷。

公於咸豐八年七月二十日曾有書至紀澤論看讀作事，今節錄如左，以資參考：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者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

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矣……

書譜

書名，唐孫過庭撰。

歐柳

卽歐陽修柳公權。

文選

書名，梁昭明太子蕭統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六十卷。

皖南

地名，安徽長江以南地之通稱。

左

指左宗棠。

鮑

指鮑超。

板橋家書

一 自敘

板橋家書 共十六通。第二冊之范縣署中寄弟墨書，即其一也。

荼毒 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并言荼毒以喻苦也。書「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覆瓿 漢楊雄著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見漢書。今謙言著述之無足重者，恆用此語。

覆盎 與覆瓿同。

二 濰縣寄弟墨第四書

濰縣 今縣名，清屬山東萊州府。

東坡居士 即蘇軾。當貶黃州時，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書畫俱有名。

王摩詰 即王維。唐玄宗時，官尚書右丞。工詩善書畫，時謂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其畫山水，爲畫家南宗之祖。

趙子昂 卽趙孟頫，號松雪道人。本宋之宗室，降於元，官翰林學士承旨，故又稱趙

承旨，書法褚米，尤工行楷。善山水，爲畫家南宗，兼工人物。詩文亦清邃。

房杜 房玄齡杜如晦，皆唐之名相。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故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姚宋 姚崇宋璟事玄宗，同心輔政，遂成開元之治。

韓范富歐陽 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皆宋名臣。

齒冷 南史「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笑必開口，笑之不已，故齒爲之冷也。

### 三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焦山 在江蘇丹徒縣東九里大江中，一名譙山，亦名樵山，以後漢處士焦先隱此而名。

西域 西域之名，起於漢時，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今常用以泛指西方諸國。

佛 釋教之祖，釋迦牟尼也，凡釋教之成道者皆曰佛。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滅

於穆王五十三年。

滅度 佛家語，謂死也；言滅其煩惱而度生死海也。

四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

密栗 堅實也。禮『縝密以栗』。

心田 猶心地也。梁簡文帝文『澤雨無偏，心田受潤』。

制錢 歷代行用之圓錢，爲官局所鑄者。圓廓方孔，重量成色，各有定制，故稱制錢。

青氈 世說『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

舊物，可特置之。』子敬，獻之字。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哲學史 凡人生切要問題——例如天地萬物怎樣來的？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爲？

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自古以來，經過了許多哲學家的研究，往

往有一個問題發生以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解決方法，遂致互相辨論。有時一種問題，過了幾千百年，還沒有一定的解決法。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

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哲學史大綱導言「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

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學說併入某人的學說；

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又如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決不是墨翟的書。

或把假書作爲真書；

如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之類

或把後人加入的篇章，作爲原有的篇章；

此管子諸書皆不能免。

舉莊子爲例，莊子書中偽篇最多，世人竟有認說劍、漁父諸篇爲真者，其他諸篇更無論矣。

……有此種種障礙，遂把各家學說的真面目大半

失掉了。」

漢學 兩漢儒者，多治訓詁之學，以之解經。後世因之，凡以聲音文字之學治經者，稱爲「漢學」，又別稱治宋儒性理之學者爲「宋學」，「漢學」「宋學」之分，始於清

代。江藩編有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

績溪 今縣名，屬安徽蕪湖道。

哲學史大綱導言「哲學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時代，古人也最不留意。老子可見楊朱；莊周可見魯哀公；管子能說毛嬙西施；墨子能見吳起之死，和中山之滅；商鞅能知長平之戰；韓非能說荆齊燕魏之亡。此類笑柄，不可勝數。史記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或言二百餘歲，又說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老子還不會死。那種神話，更不足論了。哲學家的時代，既不明，如何能知到他們思想的傳授沿革？最荒謬的是漢朝的劉歆班固說諸子的學說都出於王官；又說，「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諸子既都出於王官與六經，還有什麼別的淵源傳授可說。」

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大家，獨有孔子一人的生年，死年是我們所曉得的。孔子曾見過老子，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中國

哲學到了老子 孔子的時候，纔可當得哲學兩個字，我們可把老子 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

是儒非墨 孟子『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荀子非孟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

### 在中國科學社演說詞

夫子 猶言先生長者也。始於尙書之『勗哉夫子！』本爲尊卑貴賤之通稱；惟魯論所指，多屬師門，故遂相沿爲師之尊稱。

杏壇 在山東曲阜縣聖廟殿前，卽先聖講授堂之遺址。莊子『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洙泗 二水名。史記『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至。』

老莊楊墨 老謂李耳，莊謂莊周，楊謂楊朱，墨謂墨翟。

九經 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共稱九經。一說以易、詩、書、禮、春秋、孝

經論語、孟子、周禮爲九經。

馬融 東漢 茂陵人。字季長。才高博洽，著述甚富，爲世通儒。諸生常千數。坐高堂，施

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盧植、鄭玄，皆其徒也。

鄭康成 東漢 高密人。名玄。初造太學受業，博通羣經。後事馬融，游學十餘年，乃歸。

會以黨事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徵辟皆不就。著書凡百餘萬言。弟

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周濂溪 宋 道州人。名敦頤，字茂叔。著太極圖說及通書，爲宋理學之開祖。二程皆

其弟子。世稱濂溪先生，以所居名濂溪也。

二程 卽程顥、程頤。宋 洛陽人。

朱晦菴 宋 婺源人。名熹，字元晦。始居崇安，榜聽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又剞草

堂於建陽之雲谷，榜曰晦菴，故亦稱晦菴。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以爲講學之所。

故稱考亭學派。宋之理學，至晦菴而集其大成。

張橫渠

宋郟人。名載，字子厚。著正蒙及東銘西銘。世號橫渠先生。

陸象山

宋金谿人。名九淵，字子靜。居貴谿之象山。號象山先生。嘗與朱熹會講鵝

湖，論多不合。熹重道問學，九淵重尊德性。熹好註經，九淵則謂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腳。故宗旨各異。

王陽明 明餘姚人。名守仁，字伯安。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稱爲姚江派。嘗築室陽

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

顏習齋 清博野人。名元，字習齋。其學大抵源出姚江，而亦介然自成一家。

李二曲 明末盩厔人。名顯，字中孚，號二曲。刻苦獨學，經史百家，無不通覽。關學自

張橫渠後，至於衰絕，至此復盛。晚年講學富平，學者日至。

指鹿爲馬 謂顛倒名實以愚弄人也。史記「趙高獻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曰：

「鹿也。」問左右，或默，或言馬，或言鹿。趙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合攏 卽聚集也。新方言「說文」攏，兼有也。讀若龍。今稱兼包一切爲攏統，讀如攏，俗作攏。

窮酸寒酸 皆形容貧士也。范成大詩：「洗盡書生氣味酸。」或作酸寒。蘇軾詩：「故人留飲慰酸寒。」陸游詩：「書生先瘦轉酸寒。」

西方科學史 自十七世紀培根，笛卡兒，加里雷倭牛頓諸哲人降世以後，實驗之學盛，而科學之基始立，可知其歷史不過二二百年。

西方科學社 以英國倫敦皇家學會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爲最古而最有名。成立於一六〇〇年，次則法國科學社 Academie des Science 成立於一六六六年，德國柏林科學社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成立於一七〇〇。其歷史亦皆在三百年內。

中國科學社 發起於民國三年夏，以振興科學，提倡實業爲宗旨。月出雜誌一種。名科學。 Science

## 象山語錄

### 一 傅子雲

陸九淵 見前篇『陸象山』條下。象山著有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語錄四卷。

語錄，最初刊於宋理宗嘉熙元年，係象山弟子陳埴所錄。象山平日與諸弟子講學之言，陳埴自爲序云：

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卽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邱阜之嵩華，歟……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靈，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

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宋金谿人，與象山先生同邑。成童登象山門，爲象山所最

屬意者，居恆常稱其賢。

涓涓 小流貌，家語『涓涓不墜，終爲江河。』

混混不舍晝夜 孟子離婁『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朱註：『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檐 亦作簷。

先立乎其大者 見孟子告子篇。

伎倆 猶言伎能也。

二 周清叟

關津 諸關於津要之處，以察往來行人也。

胡亂 言不依規定也。

愕然 倉卒驚遽貌。

三 包揚

包揚 象山弟子。

道不可須臾離 見大學。

老夫 對於後輩之自稱。左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孔子語，見論語學而篇。

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 見論語。顛沛，偃仆也。詩『顛沛之揭』，故亦稱人事挫折。

曰顛沛造次，急遽之時也。

軒昂 謂儀度矯然不凡也。三國志『董卓受任無功，而軒昂自高。』

恁地 猶俗言如此樣也。

### 三問題

託爾斯泰 見參考書第一冊白樂天的社會文學篇。

這篇所述的三問題：一個是時；一個是事；一個是人。託氏以爲最重要的時，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待人好；最重要的人，是現在和你對面的人；其理解殊高妙。下一篇今，就說「現在」是頂可寶貴的，可參觀。

今

刹那 梵語，謂極短之時也。大藏法數：「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或云：「壯士一彈指間，有六十刹那。」

屈原 戰國時楚人名，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輩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讒，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而死。

離騷 司馬遷曰：「離騷，猶離憂也。」世稱楚辭。後漢王逸爲之章句，稱離騷經。

林肯 Abraham Lincoln 人名。北美合衆國第十六世總統。定解放奴隸之例。後

被刺死於戲園。

競爭

達爾文 博物學家，爲進化論之初祖。（一八〇九生——一八八二卒）

生物學 Biology 研究動植物之生活現象，——構造，發達，及統系遠近，產生多寡等，謂之「生物學」。

要素 構成物體之必要原質，缺此則其物不能成立者。

現象 普通所謂現象，義與事實或狀態略同。哲學所謂現象，恆對實體而言，即指由實體而起之變化狀態，如鳥飛花落，如言笑坐臥，皆一現象也。

徽號 美號也。

紵臂 孟子『是猶或紵其兄之臂。』紵，戾也。

文明小史楔子

文明小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武進李寶嘉著。寶嘉字伯元，自號南亭亭長。創游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繼又別爲一格，創爲繁華報。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曾慕陶侍郎廣漢以李薦。會臺諫中有忌之者，遂列彈章。李笑曰：「是真知我者矣。」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譎諫當路，啓人智慧爲宗旨。除文明小史外，撰有庚子國變彈詞，官場現形記，中國現在記，及活地獄等書。每一稿脫，輒「紙貴洛陽」，坊賈且以他人所撰小說，假其名以出版，則其見重於社會可知矣。光緒丙午三月卒，時年僅四十也。

楔子 見第二冊參考書歐遊心影錄篇。

流金鑠石 鑠，銷也。言天時大暑，金石亦爲所鑠銷也。楚辭「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歎 希妖切；又呼沃切。熱氣也。漢書「淳滃雲而散歎蒸」。

在下 自己謙稱。

## 大明湖

大明湖 在山東歷城縣治西北隅，周十餘里，風景絕勝。清高宗東巡經此，有御製大明湖詩。

歷下亭 在大明湖西，面山背湖，實爲勝絕。

杜工部 卽杜甫。

何紹基 字子貞，清湖南永州人，善書。

鐵鉉 明鄧人，字鼎石，建文初，官山東參政，與盛庸守濟南，屢挫燕王軍，陞兵部尙書。後燕王入京，鉉被擒，不屈死。

燕王 卽明成祖，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藩北平。太祖崩，起兵逐建文帝，稱靖難兵。改元永樂，遷都燕京。

趙千里 字百駒，以善畫綠色山水名。

## 道情一首

道情

樂歌詞之類，亦謂之黃冠體。見嘯餘譜。蓋本道士所歌，爲離塵絕俗之語者。

今俚俗之鼓兒詞，有寓勸戒之語，亦謂之唱道情；江浙多有之。

鷗

水鳥名。常集海上，捕食魚介，喜隨海舶而飛翔。

荻

草名，與蘆同類。生水邊，高五六尺。

蕭蕭

風聲。史記『風蕭蕭兮易水寒。』

霎

色押切，又師插切。謂極短之時也。楊萬里詩『萬頃銀濤半霎間。』

暮

暮額切。今用爲猝乍之詞。

板橋道情共十首。作於雍正七年，屢抹屢更，至乾隆八年始付諸梓。今僅選第一首，

其餘九首及敘文並錄於左，以資參考。

楓葉蘆花並客舟，煙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

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

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

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世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樵夫，自砍柴，細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間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兔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頰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袂巾。櫻鞋布襪相厮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拏妖怪件件能。白雲紅葉掃山徑；聞說道懸岩結屋，却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

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

掩柴扉，怕出頭，翦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樓。樓。鷗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魏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弔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要之語國倡提

國音淺說

一册 一角二分

是書用極淺顯之筆說明注音字母之性質與功用。有讀法。有用法。有練習法。又有圖解表解等項。凡我國民皆當人手一編。

國語學講義

一册 四角

全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述國語之發端及音韻詞類語法等。下篇彙集近今關於提倡國語之文件。為教育家所必備。

教育部批

全書徵引尙富持論亦頗明通與胡以魯國語學草

元(340)

Notes on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初版

(白話文範參考書)

(第三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江都何仲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黃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欲行動的教育

必用各種新教材



每份三十 已出二十 每號一

另附教授案

教材為教授必要之資料 課本為教材必要

之器具 但課本有時稍嫌拘束 本館創刊

各種新教材 均經**教育部審定** 用

為補充及救濟之品 極合動的教育之旨趣

尤以活葉本新教材為各校所歡迎 茲將

各種教材名目列左

▲<sup>修身</sup>遊藝歌 聯絡教材 二册 各二角

▲<sup>手工</sup>圖畫 聯絡教材 一册 四角



80

212224

(3)

